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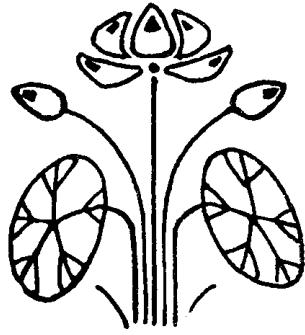
1
9
4
9
◆
9
7
9



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

安徽短篇小说选





安徽短篇小說選

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編

安徽短篇小说选

安徽省文联选编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

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8.25 字数：353,000 印数：30,000

197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02·823

定价：1.35元

前 言

为庆祝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成立三十周年，我们编选了这本短篇小说集。

三十年来，在党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，我省广大的专业和业余作者，以他们的辛勤劳动，创作了一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短篇小说，展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的历史画卷。它们题材丰富多样，富有生活气息，人物形象鲜明，性格突出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。

但是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，抛出了“文艺黑线专政”论，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，把革命文艺工作者打成“黑线人物”，把革命的文艺作品诬陷为毒草，使我省短篇小说创作一度出现了万马齐喑、百花凋零的局面。粉碎“四人帮”，文艺大解放。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，我省广大专业和业余作者，砸烂了“四人帮”的精神枷锁，大胆写作，勇于创新，不断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，使我省短篇小说的创作，出现了一个十分可喜的局面。

今天，编选这个集子，既反映了建国三十年来我省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绩，也是对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“文艺黑线专政”论的一个有力批判。

目 录

大别山的玫瑰	陈登科(1)
找红军	鲁彦周(33)
红莲	京 隆(60)
石头奶奶	杨书云(91)
鞋	边子正(109)
还魂草	江 流(130)
一片蔚蓝	肖 马(197)
卖散工	王有任(213)
再嫁	孙 枫(225)
三省庄的一段插曲	陈登科(243)
明镜台	耿龙祥(261)
央金	刘 克(266)
甲方代表	张 弦(275)
春节	孟庆和(297)
梅滩边上	鲁彦周(305)
三月三	沙丙德(325)
回声	王兴国(341)

四个早晨的故事	王庆丰(351)
西瓜不是辣的——给大人讲的故事	蔡向阳(362)
圆月酒	海 涛(376)
眼睛	王继侠(384)
梆声	崔思工(393)
我最先结识的队长	徐金星(409)
柳笛	潘永德(419)
在轨道上	高善礼(423)
抱玉岩	祝兴义(445)
圆圆豆	洪 霞(470)
除夕之夜	邓俊平(482)
和尚桥	曹玉模(490)
松涛篇	矫福纯(521)
温暖	万克玉(541)
店堂	吴立智(549)

大别山的玫瑰

陈 登 科

—

前天我讲了红军里几个伤员，如何在大别山区坚持斗争的故事。有个朋友听了之后，认为我没有讲完，非常可惜；听的人也都关心他们的命运，都想知道他们后来的生活。可是我只知道那么多，又不能随便编造，只好又向他讲了另一个故事。

这个故事，是我在大别山访问的时候听到的。在梅山湖里，我们坐船经过柳树林。在这里，国民党曾经杀过我们无数的革命军民，造了一个万人坑。和我同船的一位老大娘，向我谈起了她的遭遇。

这位老大娘并不是如人所说，是什么传奇英雄，她是一个很平凡的人。在土地革命时，她是一个普通的革命战士，在国内三年游击战争时期，她仍是一个普通的革命战士，如今在社会主义建设岗位上，她还是一个普通的战士，甚至连她的名姓也很少有人知道。

此人姓尚，名叫尚爱华，家住金寨县尚家冲。八岁时，父亲因欠了地主租债，无力偿还，被地主关进监牢，受尽折磨，拉出牢洞死了；从此她便失去了父亲。九岁时，因为家穷，母亲无法养活她，只好将她送到一个富农家去做童养媳。

这家富农姓陆，住在陆家冲，离她家有十五里路。婆婆是个寡妇，在陆家冲是有名的人物；山里山外，人都叫她母老虎。据人说，母老虎的丈夫，是她亲手害死的，因她在十八九岁时，和本村地主陆运阶有私情。自从丈夫一死，母老虎实际上成了陆运阶的偏房。

母老虎的儿子，人都说是陆运阶的种，因他的脸型，长得和陆运阶很相似：大脑瓜，眨眼睛，翘鼻子，厚嘴唇。这个儿子，可能是因陆运阶作恶太多的关系，生下来就是个愣子，名字也就叫陆大愣子。人家都不愿把女儿嫁给他，母老虎这才娶了个童养媳。

爱华比陆大愣子小五岁。自从她到母老虎家来了之后，母老虎一天也没有把她当做人看待。吃的是母老虎母子两个吃剩下来的东西；母老虎母子两个在堂屋里住，却把她放在厨房里锅房口睡；一不给她被子，二不给她衣服；冬天和猪挤在一个坑里，夏天睡在光秃秃的地上。她就这样，在陆家生活了八年。

当她到十七岁的时候，陆大愣子已是二十二岁了。你说他愣吗？他却和母老虎一个心眼，一样的狠毒。他妈说天，他不说地；他妈说爱华生得丑，他就要打死爱华再重娶；爱华上山打柴，他妈说爱华回来晚了，他就不给爱华

饭吃；他妈说爱华柴打少了，他拿起棍就打；他妈说用锥子戳嘴，他拿起剪刀在爱华大腿上就刺。他们总是千方百计折磨爱华。

有一天，爱华在喂猪，忽然听到门前山脚枪响。母老虎和大楞子都往外跑，拍手叫好，说陆运阶又枪毙了一个“黑杀党”。爱华光听人说黑杀党都是红眉毛绿眼睛，可是没有见过，也就好奇地跑出去；在门前只呆了一会，猪子便在家里将食桶顶翻了。母老虎回来一看，不由分说，抓住她的头发，往脚下一踩，从髻上拔下一根银插头针，探到她嘴里，在她两腮上乱戳乱挖，戳得她满嘴鲜血直流。她忍无可忍，就问母老虎道：“你家为什么要娶媳妇呢？”这一问就更坏事了，母老虎认为这是对她的反抗，便喝令大楞子拿棍来打。大楞子听他妈妈说拿棍打，便从门旁拾起一个洗衣用的槌棒，对着爱华的头就是一棒，把爱华打昏死过去。

母老虎一见爱华死过去，怕遭下人命，便叫大楞子偷偷将爱华拖到后山，推下山沟。自己又到山前山后，故意喧嚷，说爱华上山打柴，遇到了老豹子，被老豹子拖走了，又说被狼吃了。

爱华没有被老豹子拖走，也没有被狼吃了，到了半夜，她在悬崖下又苏醒过来。

这正是秋末冬初的夜晚。深山里，月光暗淡，寒风飕飕，落叶纷飞，狼嚎虎啸，阴森凄凉。她在深山幽谷中支身坐起，叫天天不应，呼地地不灵。她对着昏暗的月光，想：她到什么地方去呢？到陆家去，婆婆是那样的狠毒，

丈夫又是那样凶恶，她靠何人呢？她越想越悲伤，越觉得无路可走。她想在岩石上碰死，又觉得自己还年轻，还应该活下去。她想来想去，只有回娘家去一条路可走。

她洗去头上血迹，揩干脸上泪痕，回到娘家去了。

她娘家没别人，只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哥哥。她的母亲是一个非常贤良的人；她的小哥比她只大一岁，忠厚老实，见人三句话说不出。娘和小哥一见她浑身血淋淋，头脸肿得象小笆斗，抱住她便哭。

一家三人，痛哭一阵之后，她的小哥就要她母亲去和陆家评理，把她领回家来。母亲思来想去，感到为难，认为：她已经是陆家人了，端人家碗，就要服人家管；要去经官动府，一来家穷，哪进得了衙门，二来爱华躲不了还要回陆家过日子，反而为她加罪。最后还是劝爱华道：“乖乖，养媳熬出头，力气大似牛。你慢慢熬下去吧！”爱华伏在母亲的怀里，放声大哭道：“妈妈，我熬不下去了……”母亲抱着她，流着眼泪，双手在她头上摸着：“你是妈妈身上的肉，打在儿身疼在娘心，妈妈难过，却又不能替你去受苦。”爱华抱住母亲的脖子紧紧不放：“妈，你把女儿留在你身边吧，女儿死也不离你了。”母亲抽泣了好一会，回她道：“嫁出门的女儿，泼出门的水，终久还是人家人。”她不哭了，从母亲怀里坐起，把嘴张开，要母亲看看她的两腮，问母亲道：“妈妈，你狠心还把女儿往火坑里送吗？”母亲长叹一声：“唉！你死是陆家的鬼，活是陆家的人，你叫妈妈咋办呢？”爱华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，她擦干了眼泪，站起身，看看她小哥，正

站在一边流泪。她想告诉小哥，她自己知道应该走哪一条路，永远也不要他们再为她流眼泪伤心，可是怎么也张不开嘴。她咬咬牙，走出门去。

她的母亲，坐在地上，脸上挂满了泪水，看着女儿的背影，渐渐去远了，跃身站起，追出门，扑上去，紧紧抱住她，没牙的嘴，在她额角上乱亲：“乖乖，妈妈送你到陆家去，妈妈去向母老虎求情，她不能再……”她没等母亲把话说完，推开母亲道：“我怎样来的还是怎样回去，不需要别人送。”说完挺着胸走了。

爱华爬上对面的山峰，扭回头看看，母亲仍坐在山脚下哭，她的小哥跟在她后边走走，又回到母亲身边去。她的两眼，又簌簌滚下泪珠。

她知道母亲是怎样爱她，她也知道小哥心里是怎样疼她；她不怨母亲软弱，也不怨哥哥迟疑；她不怨天，也不怨地；只恨她家穷，只怨这吃人的社会，逼死她的父亲，又逼她去受苦。她把眼泪往肚里吞，又往前走。

她擦干眼泪，理齐身上的破衣，掸去灰尘，走上一个悬崖，默默看着山下深谷，看着那脚下的崇山峻岭。

太阳渐渐落下西山，黑雾又笼罩着千山万岭，青松翠竹，迎着秋风，发出哀鸣。只有那山鹰，展开双翅，冲破了黑幕，向天空一朵红云飞去。她对着天空，长叹一声：“天啊！……”

二

天已半夜了，她忽然惊醒，好似做了一场大梦。她想：

“我怎么会到了一个山洞里来呢？是不是我已经死了，做了鬼了？不！人死就死了，哪里还有什么鬼呢？我是活着，我确实还是活着……”

这山洞里好黑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她只觉得身上重重的，好似有个什么东西压在身上。她伸手摸摸，是一件衣服压在她身上。

她坐起身，看来看去，也看不清身上压的是一件什么样的衣服；又从上到下去摸摸，衣服很长，仿佛是一件男人穿的袍子。哪来男人的棉袍子呢？她更加糊涂了。

她两手支着地，向洞口爬去。一边爬，一边乱摸。她忽然摸到一个人，这人正倚在石壁上睡觉。她哇一声惊叫起来。

这个人被她叫醒了，擦了一根火柴，在她脸上照照，问她道：“你怕吗？”

她抬头一看，见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男子。她吓呆了，两眼睁有油盏大，说不出话来。

这个青年人，扔去手里的火柴棒，又擦了一支，点起一支小红烛，问她道：“你年纪轻轻的，为啥要往这条路上走呢？”

她抬起头，看看这个青年，又低下头去。

这个青年人，伸手拿过那件棉袍子，披到她的身上，又继续说道：“人，要挺起腰杆活下去，俗话说：寻死是短见……”

她抬起头，看看这个青年人，又低下头去。

青年人继续说道：“这次算巧了，我早走一步，或迟

来一步，你一定要喂了老猫了。我刚刚爬上山，见悬崖上站着一个人，我心就想：这个人是不是想跳崖啊！咳！果然不错，我还没有走到你跟前，你已经跳下去了。”说着，伸手在她额角上摸摸：“还算好，这里跌去一块皮，骨头还没有跌碎，下次不能再跳了，年纪轻轻的，做这样的事，多不应该！要有勇气活下去。”

她再也抬不起头来，只是低低地回道：“被婆婆打得没法。我是童养媳，是个无路可走的人。”

“那也不应该死啊！”

“朝打暮捶，我是熬不下去了。”

这个青年人，又在她脸上看看：“你婆婆住在哪里，离这里有多远？”

她仍是低着头，轻轻地回答道：“离这有头十里路，翻过前边那山就到了。”

这个青年人，想了想，道：“就是住在半山腰上的那家吗？”

她惊讶地抬起头：“哪个半山腰？”

青年人道：“陆家冲。你婆家是三间瓦房门朝南。还有一间小锅屋门朝东，地主陆运阶就住在那山下大冲子里；是吗？”

她一时愣住，呆呆地看着这个青年人：“你……”

这个青年人答道：我是一个织袜的人。每天背着织袜机，这个山冲跑到那个山冲，哪里都到，哪家都清楚。有一天走过你家门，还亲眼看到你婆婆把你捺在地上，拳打脚踢，说你猪草打少了，是不是？”

她长叹一声，又低下头去。

这个青年人停了停，又问道：“你娘家呢？”

“我只有母亲和小哥。他们都是忠厚人，惹不起陆家。婆婆和陆运阶有私情，他们又是本家。”

“那你没有舅舅吗？”

“我舅舅姓张，就住在陆家冲背后。几年前，舅舅被陆运阶逼死，一个表哥哥流落在外，不知死活，现在家里什么人也没有了。”

这个青年人轻轻地叹息一声，站起身来沉思了好久，向她道：“好好睡吧。天亮了，我把你送回家去。”

她一听说送回家去，惊跳起来：“家！你送我……”

这个青年人摆摆手道：“不要怕，我不会把你送到婆家去，是把你送回娘家。”

她叹了一口气，软软地坐下，向这个青年人摇摇头，眼眶里泪水好似银珠一般，滚成串子。

这个青年人同情地看着她：“那你看怎么办呢？”

她仍是摇摇头。

这个青年人坐在那里，又沉思了一阵，突然轻轻问她道：“你听说过共产党吗？”

她惊呆了，猛抬头看着这个青年人：“你，你是共产党……”

这个青年人笑了：“我不是共产党，我是个做手艺人。去年到了黄安，那里来了共产党，领导穷人把地主恶霸打倒了，田地房屋，衣服粮食，都分给穷人了，童养媳也解放了。”

她惊异：“童养媳也没有了？”

这个青年人道：“是啊！你要信我的话，肯去找共产党，就不做童养媳；不信我的话，童养媳还有得做呢！”

她一把拉住这个青年人道：“我信我信，我拚命也要去找。”

这个青年人道：“你信我的话，就跟我回到你娘家去。”

她一听说送她回娘家去，又轻轻放开这个青年人的手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妈妈还会把我送到婆家去。”

这个青年人，沉思了一下，问道：“你小哥叫什么名字？”

她回答道：“小哥叫尚柱子。”

“他多大了？”

“比我大一岁，今年十八了。”

“你看这样好不好呢：我到你家去，和你母亲说，叫她不要送你回婆家去。你家穷，没有吃，我有钱给你家；我还教你和你小哥织袜子。学了手艺，到哪里都能混到一碗饭吃；再说，共产党就欢喜我们做手艺的人，共产党打土豪、分田地，都是为我们穷人有饭吃，为我们穷人伸冤报仇的。”

她沉思了好久，为难地道：“那你到我家去，外人问你是哪里来的，怎么好说呢？”

“你就说我姓张，名字叫张长远，是你的表哥。”

“那得和妈妈说好……”

他们两人在山洞里说着话，天已大亮。这个冒充张长

远的青年人，便将小包袱放到她身旁道：“这里边是织袜机，你好好看住它，我去找你小哥。”说着，便走出山洞，下山去了。

这时太阳刚刚出来，阳光射进洞口，她一时感到浑身温暖。

她坐在洞门口，迎着初冬的阳光，看着这个青年人的背影，心里在想：这个人，是什么人呢？他救了我的性命，还要送我家去，还要教我手艺；世上哪有这样的 好人呢？……他说共产党来了，地主恶霸就要被打倒，童养媳也不做了，他莫非就是共产党……

她转过一想：啊！母老虎常讲，共产党是黑杀党，是红眉毛绿眼睛，还会吃人心……不！这话是母老虎讲的，母老虎才是吃人心的恶婆娘。有一次陆运阶杀了一个人，母老虎说是黑杀党，不是还叫大楞子把死人的心扒回家来，炒给陆运阶吃酒！

她想到这里，不觉自言自语起来：“共产党要来了，我第一个要扒开母老虎的心，看看她为什么这样毒辣。陆运阶这条恶狼，也不能放过，我的父亲，就是被他抓到牢里去折磨死的，我要为父亲报仇，叫父亲在阴曹地府也伸伸腰……”

这时，尚柱子跟张长远爬上山来了。尚柱子一见妹妹，好远的就扑到她的身上，抱着她叫着：“妹妹……”

爱华伏在尚柱子肩上，泪珠滚滚地流下来。尚柱子流着泪，对她道：“母亲听说你跳崖，被这位哥哥救起，感谢不尽；叫我快领你回家，愿死也不让你回陆家去了。”

爱华理起衣襟，揩揩泪水道：“我这辈子不能报答这位哥哥，来世做牛做马，也要报答他救命之恩。”

张长远提起小包袱道：“我们都是一家人，都是穷人，都是受地主恶霸欺压的人，不要说什么报答了，快家去吧！你们以后就叫我张长远，免得别人怀疑。”

这时，爱华将小哥拉到一边，偷偷把张长远和她商谈的话，全部告诉尚柱子；连黄安那边来了共产党，组织农协会，打倒地主恶霸，分田分地，开仓济贫，一五一十都告诉了尚柱子。末了，又轻轻对尚柱子说：“看他这样好，一定是有来头的人。”

尚柱子听妹妹如此这般一说，便更加注意地看着张长远；心里反复在想，这个人长得方脸大眼睛，说话也不知有多和善，不是共产党也是一个好人。便连忙背起张长远的小包袱和织袜机，叫了声：“表哥，跟我家去。”

三

尚柱子从山洞里把张长远领回家来，就与母亲商议：对外人讲他是她的侄子，怎样逃荒到武汉，学了织袜子手艺，又怎样回到她家来的。母亲本来就非常善良，又愁着无法感谢张长远救活女儿的性命，还见张长远生得满标致，说话挺和善，听儿子和女儿一说，也就同意了。张长远看她家没有米、没有盐，随即拿出二十块钱，叫尚柱子到镇上去买米、买油、买盐；又教给尚柱子一套办法，要尚柱子正式到陆家去说明已把妹妹找回家了，再也不到陆家去